

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阮美慧 著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研究

——以笠詩社為考察中心

秋蘭以為佩

彭脚唐君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研究
——以笠詩社為考察中心

阮美慧 著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研究：以笠詩社為考察中心

阮美慧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08.08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5-1418-5(精裝)

ISBN 978-957-15-1417-8(平裝)

1. 台灣詩 2. 新詩 3. 台灣文學史

863.091

97013100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研究：以笠詩社為考察中心（全一冊）

著 作 者：阮 美 慧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634156

傳 真：(02)23636334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精裝新臺幣六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五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八 年 八 月 初 版

86303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418-5(精裝)

ISBN 978-957-15-1417-8(平裝)

序 論

一、

戰後台灣新詩的發展，因受政治力的干預，文學脫離自然的發展軌道，涉入了人為的操控，連帶使得日治時期及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傳統，也因此中斷。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文藝政策為主的「反共詩歌」，當時，大陸來台詩人，除了提倡「反共詩」的寫作外，亦推行「現代詩」運動，因此，詩壇出現既「反共」；又「現代」的並行現象。一九五六年紀弦成立「現代派」，標榜「橫的移植」，於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潮，被大量地引介至台灣，造成一股寫作的旋風，特別是詩對「現代主義」形式的模仿與學習，這波學習熱潮，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創世紀》擴大改版，一掃過去的「民族詩型」，改為「超現實主義」時，達到頂點。此後，「現代詩」的寫作，籠罩在一片「超現實」的語境中，詩極力追求形式技巧的創新、實驗，語言表現華麗、怪奇。

六〇年代中期，「笠」詩社（簡稱「笠」）^❶成立，十二位創始成員，多為本土派詩人，當時創刊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矯正當

❶ 以下本書皆以「笠」，簡稱笠詩社。

時「現代主義」詩風，因過度追求形式技巧的缺失，而強調注重「這個時代」精神的作品，把詩定位在實存的境況之中，利用明朗、平實的語言，使詩能夠恢復意義的機能，重建詩的表現秩序。

隨著時局的變化，七〇年代「現代詩」的寫作，出現了轉折的態勢，詩風從「現代主義」轉成「現實主義」的走向，此時，《笠》詩刊（簡稱《笠》）^②及「現實性」的文學，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這股現實思潮，一直延燒至八〇年代後期，期間，《笠》從「鄉土詩」、「現實詩」、「政治詩」等，一連串以現實為底蘊的詩作，漸次拉高現實之音，直到最後，完成台灣「本土詩學」的建立，標舉台灣詩的另一球根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笠》在七、八〇年代的戒嚴風景下，突顯出「時代性」、「現實性」、「批判性」等「集團性格」，注重詩的內在精神及現實次元，同時，也對詩的語言、藝術造型有所關注，如陳千武詩作中的「媽祖」意象、錦連的「鐵路」意象、陳鴻森一系列的「生肖詩」等，皆率先打破時代禁忌的僵局，呈現詩人對實存境域的敏感性。九〇年代之後，隨著台灣解嚴，政治局勢日漸趨緩，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紛陳，預示一個別於戒嚴時期的新時代的到來，而《笠》面對此一新時代，該如何因應新時局、新思維，且在其「核心價值」下深化「現實詩學」的意涵，將是《笠》下一階段必須深思的課題。

② 以下本書皆以《笠》，簡稱笠詩刊。

二、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就文學本質而言，「形式」與「內容」互為表裏，兩者偏一不可。因此，台灣「現代詩」的寫作，不管是提倡「現代主義」的表現技巧；或是強調「現實主義」的思想內涵，同時，也都要針對形式或內容的問題，加以追求、鍛鍊。本書以「現實詩學」作為研究視域，並非把「形式」與「內容」視為二元對立的狀況，而是思考「形式」與「內容」，兩者如何配合，以符合文學的要求。以往「現代主義」詩學，因過度強調「形式」表現，不斷就各項詩的技巧，加以實驗、創新，強調個人的特殊經驗，致使詩的「內容」，往往呈現空洞、支離；而「現實主義」詩學，修正了「現代主義」詩學的表現方式，力求詩的意義，對社會現實持有熱情，積極介入、批判，而非選擇逃離、冷漠、絕望，但易陷入語言鬆散的缺失。兩種詩學的表現進路不同，雖各有偏重；但不一定相互抵觸。然而，台灣現代詩學，常過度簡化不同的詩學意涵，認為非 A 即 B，且詮釋詩的角度也過於單一，這樣的結果，不僅窄化詩的表現意義，同時，也使詩的發展趨於一元化。

本書以「笠」作為考察對象，爬梳台灣「現實詩學」的發展脈絡。「現實」一詞的意涵，是開放式的話語（discourse），其深層話語結構，複雜而多元。若想對「現實」概念的歷史脈絡加以爬梳的話，並非本文所能概述，不過迴向此一話語知識學系譜時，若干「現實」觀念的參照，可以加深台灣現代詩學的探討意義。台灣「現代詩」的發展，由於，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使得戰後詩壇，只片面地建立一套「好詩」的標準，且透過各種機制的運作，打造

「現代詩」的典範。然而，對「典律化」的過程，如文化資本、文學典律、經典詮解等內涵的辯證，皆付之闕如，這樣打造出來的「現代詩」典範，其實是令人深思的。因此，台灣的現代詩學，長期以來一直無法展開多元、多聲的交響辯證。故「現實詩學」的提出，希冀在其歷史語境下，突破「現代主義」詩學的強大論述，另闢蹊徑，使台灣「詩的兩個球根」，各自獲得良好的發展，豐富台灣詩學的總體論述。

因此，本書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的研究，是站在六〇年代，「現代主義」詩學狂飆的時代，檢視「現代詩」在戰後的歷史脈絡下，詩的「現代性」技巧，如何成為主要詩學的論述系統，同時，與台灣的「現實性」精神如何抗頡、消長？最後，「現實詩學」於七〇年代備受關注，甚而取代過去「現代主義」詩學，內在的動因與轉折的過程，是否提供我們進一步對文學本身的思考與再評價？七、八〇年代，「現實詩學」成為「笠」的核心價值，其演變歷程、精神面貌為何？與其他詩社的「現實精神」不同之處何在？這些問題的了解與探究，將對台灣戰後詩學的研究，有更多不同以往的見解，也為戰後「現代詩」的研究開出另一種新局。

三、

以上先對戰後台灣「現代詩」及「現實詩學」的發展，作一說明，使「現代詩」的歷史迷霧可以稍加廓清。之後，本書分別由八篇文章針對前列的問題加以闡釋，嘗試以「笠」作為考察對象，勾勒出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的發展與面貌，檢視「現實詩學」如何

從六〇年代的邊緣論述，直到七、八〇年代，成為主要詩的美學內涵，本書主要論述分為二部分，其一，是針對「笠」的整體觀察，考察「笠」如何從六〇年代創社伊始，直到八〇年代完成「本土詩學」的建構歷程；其二，則依次分析詩人及其詩作，如何具體實踐「現實詩學」的內在意涵，建立台灣「現代詩」另一種詩美學觀。以下分別就各章內容要點，作一簡述：

第一章：〈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的建構與省思〉。戰後台灣「現代詩」發展，來自於「詩的兩個球根」，但因戰後政治干涉文學，使得兩個球根的文學傳統斷裂。五〇年代，遂以國家文藝政策主導文學的發展，以「反共詩歌」作為當時的發展主流；另外，則是由大陸來台詩人，在「反共詩歌」之外，提出「橫的移植」，向西方「現代主義」借鏡，提倡「現代詩」的寫作；這樣的詩風一直發展至七〇年代，才因外在局勢的變化，轉而由「現實詩學」取代之，在「現實詩學」的發展中，以「笠」詩人群所表彰的詩風最具代表，「笠」與當時一批年輕詩人的崛起，共創新局。而《笠》的「現實詩學」意指：擺脫個人主觀的內心世界的描寫，去除「假設性」的頹喪、虛幻、想像，避免落入只純粹呈現、說明現實的無力，而消極地解釋現實的存在，它應以外在現實為實感內容，具體揭示生活中的「真實」與「可感」，同時，積極地介入社會，站在批判、反省的位置，使詩不僅是抒情遣愁；更是可以改變現實的動力。

建構台灣「現實詩學」時，必須回到台灣重層的文化脈絡中，檢視「現實詩學」如何從邊陲的位置，逐一穿過歷史的長廊，建立起論述的場域，漸次成為台灣「現代詩」的另一種美學觀。其中，

有關「現代詩」發展的歷史語境、文化資本、經典詮釋等議題的提問與辯證，不容忽視，這些皆與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的建構，相互糾葛、交錯，使得「現實詩學」的內涵、特色，具有一種批判、抵抗的精神，亦為一種「力的詩學」。

第二章：〈《笠》與現代主義：笠詩社成立史的一個側面〉。本章著重探討「笠」在一九六四年成立後，約莫五年間的奠定時期，如何針對當時詩壇「超現實主義」詩風，重新思考、修正，使台灣「現代詩」的表現，能夠具有時代的精神，建立起詩的現實性機能。由於，「笠」的第一代多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如吳瀛濤、陳千武、林亨泰、錦連等，他們透過日文吸收日本「現代主義」思潮的各種流派，較紀弦所倡導的台灣「現代詩」，移植歐美「現代主義」思潮更早且有所差異。《笠》為正本清源，遂重新對台灣的「現代主義」加以重構，特闢「文獻重刊」專題，還原原始的文獻，使詩人能夠溯源「現代主義」精神，如在第七期（1965 年 6 月）有葉笛譯介 Andre Breton（布魯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第八期（1965 年 8 月）續譯 F.T. Marinetti（馬林內諦）的〈未來派宣言書〉、第九期（1965 年 10 月）有趙天儀選譯 Richard Aldington（艾丁頓）的〈意象派的六大信條〉等，為台灣「現代主義」理論建構，重塑「現代詩」的發展方向。因此，《笠》特別注重詩的「真摯性」與「時代性」，將「現代主義」轉向，挹注台灣真實的精神入詩，以「現代主義」的形式技巧，表現現實時空的現象，如詹冰的〈水牛圖〉，以圖象排列的現代手法，捕捉台灣水牛的意象，充分展現台灣詩人對應於他所處的時代，從現實生活觀察中，具體經營出詩的現實精神。往後，《笠》即在此一時期所樹立的現實風格

中，就形式與內容，不斷地追求與探索，同時和外在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加強「現實意識」的特徵，成為台灣戰後現實文學的主要場域。

第三章：〈存在與歷史：七〇年代《笠》的詩作精神及其語言表現〉。戰後，「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因政權的高壓、時代的桎梏，遂於精神上具有「荒原意識」的感受，此與日本戰後敗北的精神相似，皆呈現生命的寂寥與頹喪，然而，在時代的低壓氣氛中，敗北之人如何求取生存的意志力，是他們共同勦力的方向，如陳千武〈雨中行〉，以「雨絲」象徵人世間現實的煩思，彰顯戰後存在的鬱悶與愁苦；錦連〈挖掘〉，則是透過執拗的挖掘動作，加強內在苦悶的抑鬱，傳達戰後生之哀感。因此戰後，特別是「笠」第一代詩人，他們大多深諳日文，無形中受到日本詩學的影響極大，而戰後面臨到政權轉移、現實落空、認同喪失，使得《笠》早期的作品，充滿詩人生之寂寥的哀愁，如何消解內心的愁苦？詩人於是從台灣的「歷史意識」，去尋找自我主體認同，形成六〇、七〇年代，《笠》一個明顯的表現樣態。

另外，《笠》在詩「語言」的追求上，強調語言的計算與明確，意即擺脫過多的形容詞修飾，重視形式結構的嚴密，詩行、詩意之間的聯結，同時，亟需尋找語言的「原始機能」，建立語言與現實之間的新關係，開發出新的意象象徵。由於，《笠》注重機智、諷刺、批判的現實詩風，因此，以「散文性詩化」的語言，促使主題思想，不因稠密、跳躍的詩語，而受到阻斷，可以進一步拓展、深化詩的意涵。

第四章：〈現實的高音：《笠》於七〇年代中期以降「本土詩

學」的奠定與表現（1976-1984）》。《笠》於七〇年代中期之後，逐漸拉高現實之音，在「世代」傳承與交替中，一步步完成「本土詩學」的建立，特別是「笠」的「戰後世代」，在七〇年代展現了昂揚的創作力與戰鬥力，在各個世代的群策群力下，《笠》逐步奠定「本土詩學」的位置，成為戰後重要詩社的代表之一，同時，這一階段，正值台灣政治、民主運動最炙熱的年代，《笠》也共同參與其中，成為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一環。

此外，《笠》不斷深化、實踐其「現實詩學」的意涵，七〇年代中期以降，除了一般表現日常生活的現實經驗外，它更加強詩的批判精神及反叛意識，這並非詩的題材問題，而是詩的表現態度及其精神，同時，《笠》也注重詩的藝術造型，思考到詩不僅要具有「現實性」，也應兼有「現代性」的表現，換言之，在思考「寫什麼」的同時，也不偏廢「怎麼寫」，尤其，《笠》譯介很多各國現代詩學理論，吸取各種現代手法的運用，此外，加大詩的「敘事性」，使詩不陷溺在純粹言情抒懷之上，而是呈現嚴密的內在情感節奏，表現詩的知性與思考。

七〇年代中期之後，《笠》也不斷將詩社的社務延伸，包括重新編選詩選、整理台灣戰前的詩史資料等，另外，《笠》也積極向外推廣、教育，發揮它的影響力，並舉辦各種詩的活動，拉近民眾與詩的距離。《笠》從理論到實踐、從社內至社外，逐步奠定起「本土詩學」的新風貌，帶領台灣詩壇走過風雨飄搖的七、八〇年代，完成新的詩美學典範。

第五章：〈從「中國」到「台灣」：台灣戰後詩中的「國家」意象〉。戰後，國民政府來台，頒訂了國家文藝政策，致使政治凌

駕在文藝之上，文藝為政治服務，共同打造「反共復國」的口號。因此，戰後詩中的「國家」意象，大多架構在「中國」的思維下。五〇年代的詩壇，以大陸來台詩人為主，特別歷經戰亂與流離的一群，故其作品大量地對「中國」謳歌、思念，常以「母親」、「情人」、「君父」的形象，替代「家國」的意象。然而，這樣的意象，透過父執輩經驗的傳承，複製在外省第二代的詩人身上，雖然，他們並沒有離散、戰爭的經驗，但其心中的「家國」，卻是仿造父執輩的經驗，由上而下建構想像的、文化的「中國」。這對本土派詩人而言，書寫「祖國」的經驗，既迷離又虛幻，他們必須以大量的想像與虛構，才能描繪出遙遠的「中國意象」，五〇年代的「國家」意象，就在這樣的文藝政策下，將真實存在的「台灣」隱匿在歷史的塵埃裏。

六〇年代之後，那些歷經日本殖民、國府統治的本土派詩人，開始透過他們的詩作，凝聚、恢復台灣的「歷史意識」與「集體記憶」，如陳千武、吳慕適、錦連等的作品，這些作品，開啟台灣人民對「台灣」的了解與關注。之後，更年輕一輩的詩人，如李魁賢、李敏勇等，亦寫下具有「台灣魂」的作品，與台灣戰後第一代本土派詩人，共同記錄書寫台灣歷史的一頁。隨著外在時局的改變，到了七〇年代末，找尋「台灣」、發現「台灣」，成為台灣政治、民主運動中最重要的課題。以「台灣」作為意象的作品，也開始大量出現在詩壇上，詩人漸次調整關注的焦點，「國家」的意象逐漸從「中國」扭轉到「台灣」，使得以「台灣」為名的國家實體，日益打造完成，重新確立新的國家認同。

第六章：〈死的脫卻，生的回歸：陳千武詩的精神意識考

察〉。陳千武（1922-）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戰前曾擔任過「台灣特別志願兵」，遠赴南洋作戰，在叢林中出生入死，感受瀕臨死亡的真實感。而戰後因面臨「語言跨越」的艱難，以及高壓政權的統治，雖然，僥倖逃過戰爭之「死」，然其精神意識，卻從戰前直至戰後，皆處在雖「生」猶「死」的境況下。於是，精神內在的孤絕、荒涼、哀愁，遂成為陳千武創作之初的精神底蘊，「密林」、「雨絲」、「蜘蛛網」等意象，不時交纏在其詩作中，如愁思糾葛一般。隨著時間的流轉，陳千武進一步思考，如何脫卻死亡，重建生機，以對抗精神上的荒蕪，他展開個人主體的認同與再確定，由自我的生命根源與歷史經驗，去探尋自我的定位，以此建立生的回歸，肯定其「未死」的價值。

當詩人確定自我的主體性後，以「愛」作為創作的終極關懷，意味著詩人脫卻了「死」的威脅，回歸到「生」的欲求，「愛」涵融生命過往的戰爭、哀愁、死亡、孤獨，成為日後創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由此去完成他個人的詩學理論及其文學創作。

第七章：〈轉折與建構：鄭炯明「現實詩學」之研究〉。鄭炯明（1948-）於六〇年代開始其文藝創作，一九六六年〈夜之窗〉首次刊登於《笠》。之後，即以「笠」作為詩學陣地，展開其長達三十多年的寫作歷程。由於，鄭氏出生醫師世家，日後亦從事醫師的工作，故對人的生老病死、悲苦哀愁，感受良多。早期詩作，意識到存在的無奈與哀感，不免染有對人世間的淡淡傷感，以詩作為連結這種思考的永恒表現。但歷經一番歷練之後，鄭炯明即一掃抽象、生硬的詩語，轉而描寫現實生活中具實感的經驗，特別是一般庶民的「人間性」，由此去提煉現實人生的況味。

此外，他亦受到「笠」前輩詩人的青睞和提攜，承接了他們的歷史經驗，率先建立起台灣的「歷史意識」，七〇年代，其詩與時俱進，更強調批判、諷刺的精神，特別是對台灣的歷史處境，著墨甚多，例如以「蕃薯」鮮明的意象，象徵台灣的隱忍不屈精神。之後，他更控訴高壓的政權，揭露戰後的實存境況，以平淺、明朗的語言，實踐其「反抗詩學」的精神，為台灣留下許多歷史的見證。八〇年代後，他因「意識先行」，使詩的意象及批判，流於自動化、典型化，而減低了詩的藝術價值。因此，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其詩的創作量，也隨之銳減。

八〇年代後期以降，鄭炯明轉以實際的行動推動「台灣文學」的發展，如協助葉石濤完成《台灣文學史綱》的撰寫、促進「台灣筆會」的成立，以及創辦《文學台灣》雜誌，用更直接的方式，建構「台灣文學」的版圖，樹立起昂揚的文學旗幟。

第八章：〈社會與政治：「笠」戰後世代詩人的現實詩學〉。

「笠」「戰後世代」詩人，意指戰後出生的一代，他們多於六〇年代先後加入「笠」，並以「笠」作為日後主要的詩學場域。由於，他們親炙「笠」的前輩詩人，如同從他們父叔輩的生命歷程中，窺見台灣過去的歷史軌跡，在草木皆兵的戒嚴時期，率先具有台灣的「歷史意識」，以其意識凝聚《笠》的創作能量，在極為有限的文化資源中，利用詩社的「集團性格」，表現共同的文學主張，藉此穩固貧瘠的創作空間，使其社團不致泡沫化。而他們的寫作精神，扎根在台灣斯土斯民之上，呈現台灣社會、歷史、文化等面向的問題，傳達一般庶民的普遍性情感。

其次，他們並沒有語言跨越的困境，但在語言的表現上，卻仍

然捨棄華美、豐腴的修辭，純就語言的「原始機能」加以挖掘、建立，使得語言與現實，重新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擴大語言的意義機能。換言之，「笠」所追求的表現論，更需要詩人展現深厚、內斂的情感意涵，否則在沒有華美文字的包裝時，詩則易流於淺近、白描的缺失。

由於，他們詩的寫作歷程特殊，與七〇年代崛起的「新生代」詩人群相異，因此，「笠」「戰後世代」詩人的作品，更展現時代的異質之聲，著重對社會、政治的觀察與批判，呈現以台灣為主體的詩學精神。這波思潮，在七、八〇年代，亦是建構「台灣文學」的重要力量，使「台灣文學」可以正式定名於現實的時空之中。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研究

——以笠詩社爲考察中心

目 次

序 論.....	I
第一章 戰後台灣「現實詩學」的建構與省思.....	1
一、前 言.....	1
二、「現實主義」的梳理與參照.....	5
三、建構台灣「現實詩學」的幾點反思與提問.....	18
四、結 論.....	41
第二章 《笠》與現代主義	
——笠詩社成立史的一個側面.....	43
一、前 言.....	43
二、五、六〇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	

從現代到超現實·····	48
三、《笠》的崛起與台灣「現代詩」的轉折·····	58
四、《笠》與「現代主義」的對應與表現·····	67
五、結 論·····	89
 第三章 存在與歷史	
——七〇年代《笠》的詩作精神	
及其語言表現·····	91
一、七〇年代「笠」的生存境況·····	91
二、詩，為戰後自我實存的載體·····	102
三、詩，為時代的見證與記錄·····	114
四、詩語，是一種計算與思想·····	123
五、結 論·····	134
 第四章 現實的高音：	
《笠》於七〇年代中期以降	
「本土詩學」的奠定與表現（1976-1984）·····	141
一、前 言·····	141
二、「戰後世代」詩人的接棒與登場·····	149
三、現實詩觀的深化與作品實踐·····	165
四、詩社業務的拓展與精神的延伸·····	188
五、結 論·····	198